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婆羅岸全傳

## 第四回 誤配藥夫人幸脫災 巧誨淫後生終殞命

卻說這馮家的孩子，得這狗救了性命，家中都看待這狗不同往日。有時出去了，就找尋他回家，喂他飲食，頃刻都不能捨他的了。一日，這狗忽然走出，不見回來。家中人尋覓，全然不見，一連去了幾日。那知他竟似熟識路徑的，一直跑到城中那個司空府裡來。其時，正是這夫人染病在牀，那些服侍的人，圍繞著牀邊，遞些茶水。這狗走到牀前，望著夫人只是搖尾。眾人將他趕出，他卻不出那司空府的門。眾人忙亂著，那裡去究論到這狗。到了次日，司空萬接過醫生，將藥方喚了個家人叫拿去配藥。家人接著藥方，徑到藥鋪中來。可怪這狗竟跟了走到鋪子裡，轉著嗚嗚的叫。藥鋪中將藥配就，付與司空府的家人。這狗似要吃藥的光景，緊跟著這家人，將前爪往上攏著來抓。家人不解，只管把腳踢他，狗就遠遠的跟了，回到府中。那家人笑道：「這個畜生想是餓急了，連藥也要吃了。」說著將藥交司空萬手裡。司空萬轉送到裡邊，一個婆子接去，隨即燉在火上，在旁邊看著煎好，以便進與夫人。這狗卻早蹲在那個藥吊子底下，婆子道：「這個狗不知是那裡來的，在這裡攪了兩日。看你這樣賊眉賊眼的，我這煨的是肉？你好吃的不成。」一頭說一頭將個棍來打。這狗立起身來，一頭撞去，剛剛撞在那藥吊子上，把煎的藥和吊子撞在地上。婆子慌忙來護，那吊子已是粉碎的。再來尋那狗時，早跑得影兒也不見了。

原來這藥內有一味「秋霜」，那鋪子裡的人，一時差了，錯配了一味「砒霜」。及至司空府的家人出門半日，方才想起藥內如何用著砒霜，分明是錯配。心中雖是焦躁，那裡敢說。正在驚慌之際，這個家人仍舊來了，配藥的看見，只認是服了有甚變動，撒身往後就走。差別的人上前。家人說：「方才打去的藥，正煎得熟了，被家中婆子趕狗的，那狗一頭撞在藥吊子上，連吊子打得粉碎，只得再配一服了。」這配藥的在後面聽是這話，方才放心去。想起這狗卻是救了夫人一命，也不便明言。出來另配了一帖，細看那味藥，竟是秋霜。於是配就，打發了起身。這裡司空府的人，服侍夫人吃藥不題。

卻說馮家失了狗有數日，也都不指望他回來。這日忽然搖了進來，頭上似火燒的焦了一團毛。家裡的人見了，說道：「你這畜生，哪裡闖了這幾日，家中都尋煞了人。這頭上的毛，想是被人燒的了。」說著遞了些飯與他吃了。這狗仍是跟住馮家的孫兒，不曾一刻離了他。這孩子見了狗，也甚是顧惜，時常剩些飯食喂他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看看過了幾年，孩子有十二三歲，生得卻是也眉清目秀，仍舊在學堂中攻書。那同學的人，大的小的，總有一二十個。內中有一個姓歐的，名喚歐得快，年紀比馮家的孩子大兩三歲，最是油眉滑眼，口裡學了些流教言語，在學堂中和那起小學生討些便宜。那些小的也有解得的，口裡只管亂講。這歐得快見馮家的俊秀可愛，明常的和他做厚，或是在街前游耍，或是到馮家起坐。

那知這馮其模的次媳，有一種毛病不好。別的不喜，單單見了那後生小子，從心裡愛將出來。一日歐得快送了孩子來家，叫孀娘接著。這婦人忖道：「今日他們父子，都在鋪中有事，不得回來。家中又清閒得緊，何不把這小子來消遣些個。」一頭想，一頭說道：「歐相公可進來坐坐去。」那歐得快原是知情的，聽得這婦人低聲下氣的喚他，便應聲走了進屋，行了個半禮坐下。婦人說：「今日散學得早些。」答道：「正是還早，想是先生有事去了。」婦人說：「歐相公府上有幾個姊妹？」答道：「只有一個妹子，今年才十一歲。」婦人道：「比我家這姪兒卻是小兩歲，要是把來配了與他，可不是一對兒哩！」孩子接口道：「孀娘，他的妹妹我曾見過來，比他的模樣兒還好些哩。」婦人道：「哎喲喲，你好不害羞，我才說了一句，你就興起來了。」歐得快道：「他倒是想天鵝肉吃哩，好不好與你甚麼相干。」說罷，對著婦人道：「方才我是和他說頑話兒，孀娘倘有此意，可不是好。」那孩子笑著到裡邊去了。

婦人忙走近歐得快的身邊，看他的襪子，順手就捻了他一下大腿，說道：「這襪子可是你娘做的，到好個針線？」那後生心中早已明白，笑了一笑道：「襪子雖好，卻不到得這大腿上來。孀娘，我這個暖肚兒更是好哩，你試看他一看。」說著，自己掀起衣服。婦人回頭往裡一望，笑著將手解了他褲子，握了一握道：「好一個知趣的孩子，你家裡上頭的人可管得你緊麼？」那後生道：「要知趣，那顧管得緊不緊哩！」婦人道：「今日可在我家宿了罷。」回頭又望了一望，那後生伸手在他懷裡就摸了幾摸，笑著道：「我晚上來，你可虛掩了門，莫要使你姪兒知道了。」大家會意而去。

那孩子在裡邊放了書包，走出來歐得快已是去了。就同了孀娘進去，吃過晚膳，自己上牀臥了。那婦人似熱鍋上螞蟻一般，走出走進的，等那歐家的後生到來。那知這個後生，偏偏爹娘管得一條篋似的。方才散學回家遲了，問他往那時去的。他就面紅耳赤的，答應不出來，他老子就叫他唸書。這歐得快只說來家說個謊，就來馮家與婦人作樂一宵。誰想這不成人美的老子，又叫他讀什麼書。眼中見的是書，心裡想的是事，口內不知念出些什麼來，白白的挨了一頓打。看看到過了半夜了，只得納悶解衣而睡。想起這馮家的婦人，免不得指頭兒告了些消乏。一宿晚景不題。

卻說這婦人，自從黃昏望到半夜，也不見來。眼都幾乎望穿了，那裡見有個歐家的影子，沒奈何，歎了口氣，只得關上了門，獨自歇宿。這一夜翻來覆去，那裡睡得著。挨到天明，重新起來梳洗了，送孩子上學去，叫他見了歐得快，還同他來家有話和他說。這孩子只是昨日講他妹子，要替他做親，便歡天喜地應了。一直來到館中，並不見有歐得快在座，心下驚疑不定。

那知那後生情慾大動，因為昨晚不曾赴馮家婦人之約，出門不到得學堂裡面來，竟走去馮家。可巧這婦人剛打發了姪兒出門，一見歐得快，把臉放得涎涎的道：「你卻是這時節來作甚？」歐得快將夜來的事，細述了一遍。道：「不信時打的傷還有個證見哩。」說著把衣服一掀，背過臉去道：「你只看看，」那婦人果真就把他的褲子褪了，透出一個粉白的後庭，看了尚未散。……婦人坐了起來，手裡理著衣裳，口裡笑著說道：「倒不看你這樣的年紀，就有這一個手段哩。」後生涎著眼兒道：「這便算什麼手段，還有大手段在後哩。我去了，好事再辦。」說著一直出門去了。

少時，孩子回來吃飯。說道：「孀娘，歐得快今日不曾來，不知是哪裡去了。他有個表哥，時常來學中喚了他去，只怕是往那裡去了。孀娘，他表哥倒也是個風流的樣子。」婦人道：「孩子家，知道什麼風流不風流，你可不要和人混講混說的。」這孩子討了個沒趣，只得罷了。話休絮煩。

卻說這歐得快，自從和馮家的婦人有了情，不時的乘著空閒走來，敘些舊事。馮其模父子常在鋪中，在家時少，那裡知道這些情節。一日，歐得快帶著馮家的孩子在他家裡閒逛。剛走出門，只見馮家的小狗和一個狗連在一塊。馮家孩子笑道：「歐哥哥，這狗是怎樣的？」歐家的笑著，把手在他臉上一摸道：「你口裡時常和人頑，難道這件事都不曉得麼？」孩子紅了臉道：「這是狗做的事，不道得一個人也學這狗不成。」歐家道：「小兄弟，你那裡曉得這件事的快活。你只看這狗，要是沒趣兒，怎麼還連在一塊哩。」孩子被這後生說得心裡猜疑不決，想道：「這件事竟這麼有趣，這一個狗還是如此，想必有些好處。」一頭想，一頭笑著，向歐家的道：「你才說有趣，你可知人頑過沒有哩？」歐家的道：「一個人這事也不頑，到了還好麼。」孩子道：「這麼說，你可讓我頑一頑麼？」歐家的聽了，心中歡喜道：「這小子兒，可又被我弄上了。」當下說道：「小兄弟，這有何妨，你若要頑，可同我走。」孩子就隨了他去了。

可怪這狗，看著馮家孩子走去，他也便撒開了那狗，搖著尾兒趕了上來。歐家的笑著望那狗道：「你頑你的，我們也頑我們的去，你跟著便怎麼樣？」那狗狠狠的望著這後生嗚嗚的叫。這歐得快竟帶了馮家的孩子，到了一個僻靜的東廁上。道：「此地倒是無人，我們來頑頑罷。」孩子道：「怎麼樣頑哩？」歐家的道：「我先讓你頑，回來你卻照著我的樣，讓我頑一下子。」孩子道：「我卻不會讓你頑的。」歐家的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到好乖哩。你不記得你時常說的，兩個一堆去翻燒餅，這話究竟是怎麼樣說哩。」孩子聽了，只得依允了。歐家的便把褲子褪下，叫孩子裸起衣服，解下前面褲子來。自己彎得低低的腰兒，來就這個孩子。正在個要上手時，那狗忽然吼了一聲，鑽在歐家的檔內，一口將他的腎囊銜住。這後生哎喲了一聲，跌倒在地。孩子驚得面如土色，不

知何故，只見地上鮮血淋漓。原來是跟來的狗，將他腎囊銜的去了。那後生已是疼死過去。孩子急忙塞上了褲子，往外就走。那兩腿似鬥敗的雞兒，要跑那裡跑的上。走了半日，來到家中，面上如同白紙一般，神魂俱喪。嬌娘見他顏色不善，料道是在街上鬧出事來，問著只是不應。

到了次日，馮其模在舖子裡，聽得人說，後街上東廂內倒了個人，甚是奇怪，腎囊不知往那裡去了。細訪到底是什麼人，方知是孫子同學的歐家後生，當下驚訝不已。這日回家說起，孩子那裡敢出聲，那媳婦卻在旁聽著，自己詫道：「怪得前日姪兒來家，神色俱變，想必和他出去有甚勾當。卻如何腎囊不見了，這又是一段奇事。」又想著往日和他私下裡的情事，一邊是驚疑，一邊是傷惜。到了馮其模出門之後，喚孩子來問道：「你可實對我說，卻怎麼同歐家的去，怎麼把他腎囊割了？這是人命關天的事，你說出情由，我可替你出個主意，遮掩過去了。」孩子聽了，淚如雨下。於是從頭至尾，將如何看見兩狗連著在一處，如何歐家的誘了到東廂上，如何這狗跟去將他的腎囊銜住不放。婦人聽得這話，呆了半晌。

又到次日，馮其模來家說道：「那歐家的老子，昨日出來認了屍。縣裡親自來驗看，現有狗銜的齒印，卻是被狗傷的，吩咐屍親收埋。聽得說這歐家老子，現在四下裡訪查這狗。如果知道是那家的，還要和他家主說話哩。」這婦人心下已是明白，又恐露出自己與歐家的有事情節，並把姪兒和他的勾當，也就不便明言。村道：「倘或被他老子察了出來，因這一個狗，翻連累了別的出來。」等馮老兒舖子裡去了，和姪兒商議，這狗留住，卻是禍根，莫若將來打死，可以免其後患。這孩子聽了，也正合其意。未知如何，且聽分解。